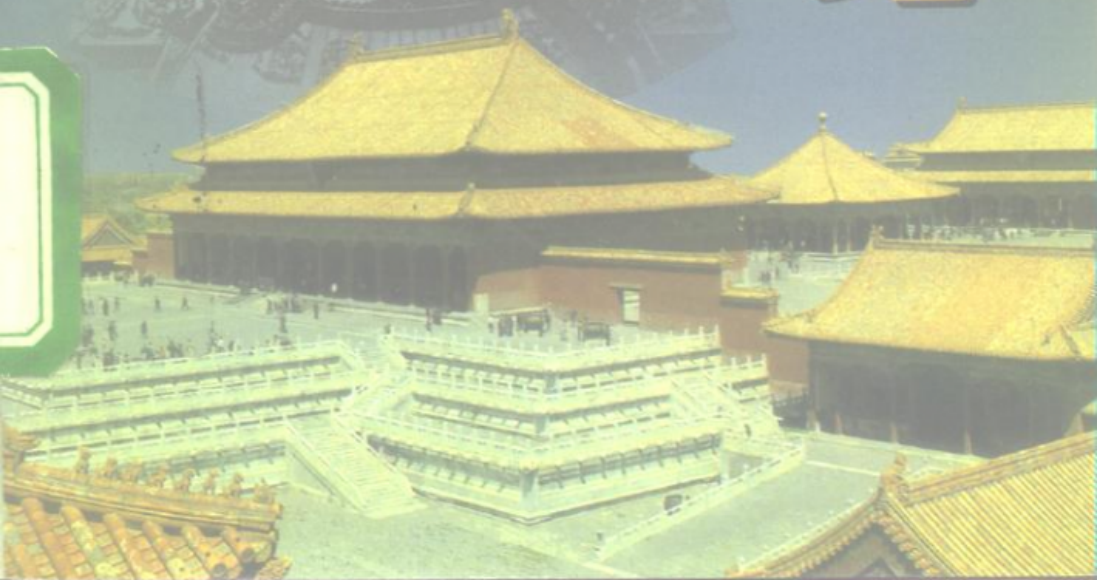


德齡話光緒

慈禧第一侍从女官 德齡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95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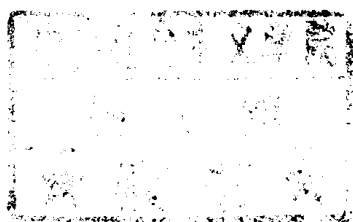
K827.52
30



200426743

德龄话光绪

● 德 龄 著



○ 顾秋心 范之俐 邓伟霖 译
○ 邓 梅 校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龄话光绪/德龄著; 顾秋心等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4

ISBN 7-5043-2854-5

I. 德… I. ①德…②顾… II. ①光绪帝-生平事迹②德龄-回忆录 N. K827.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0160 号

SON OF HEAVEN
BY
PRINCESS DER LING

德龄话光绪

德 龄 著

顾秋心 范文俐 邓伟霖 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 6 印张 128 (千) 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0.80 元

ISBN 7-5043-2854-5/K · 47

(京) 新登字 097 号

前 言

光绪，一代天子，是被世人误解最深的中国皇帝之一。在一个凶恶的预兆下，在一块被迷信笼罩着的土地上，他出生了。无法逃避的旧礼教和旧习俗束缚了他，使他的一生成为一幕幕人生的悲剧。在宫中做慈禧太后女侍官的年月里，我有幸能很好地了解光绪，得到了许多关于光绪的不幸遭遇以及他对政治改革的先进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当然，这只是个人的观点，一个赞赏光绪的仁慈、博学和聪明的女人的观点。但是我坚信，如果光绪不曾被一八九八年的政变所挫败，那么中国今天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溥仪也不会成为日本的傀儡，在中国大地上也不会出现军阀的混战。

我记忆中的这位温和、文雅的皇帝曾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想为他的臣民做好事，但是中国的旧礼教战胜了他，于是他早早地死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悲剧中的牺牲者。

如果在这篇叙述他的一生的故事中，我能消除世人对这位满洲皇帝的误解，那我将感到非常满足，因

为这位善良可爱的人物，一位真正的伟人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
德 龄

译者序

德龄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家，她的著名作品《清宫二年记》和《童年回忆录》的中译本自从一九四八年出版以来，已经多次重印。这次翻译的两本著作《德龄忆慈禧》和《德龄话光绪》是分别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核心来描写清宫生活的内幕，揭露清廷内部各类人物之间勾心斗角的情况。德龄曾经作为慈禧太后的贴身女侍官将近三年之久，而且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她和光绪皇帝也是好朋友，光绪常把自己的抱负、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内心痛苦向德龄吐露，所以德龄写这两本书是有着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另外，她从小在外国长大，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有她独特的见解，不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她的作品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她善于分析各类人物的内心活动，描写细腻，文字优美含蓄。为了保留原著的风格，我们的翻译工作力求忠实于原文。但是，由于作者的阶级立场所决定，在涉及义和团暴动的章节中，有部分描述表明作者对义和团的认识有一定的片

面性，我们对一部分过于丑化义和团形象的字句略作了删改。另外，书中有些人物的姓名无从查考，只能音译。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91年6月

目 录

一、奇怪的征兆·····	(1)
二、预兆的解释·····	(5)
三、祈求赐名·····	(13)
四、光荣的奶妈·····	(17)
五、三朝睁眼·····	(22)
六、快乐的四年·····	(29)
七、杰出的继承人·····	(33)
八、天子·····	(37)
九、凶兆·····	(44)
十、皇帝的日常生活·····	(51)
十一、小朝廷·····	(58)
十二、两种不同的教育·····	(66)
十三、定亲·····	(72)
十四、重重冤仇·····	(79)
十五、叶赫那拉氏族·····	(87)
十六、不祥的预兆·····	(92)
十七、皇帝的婚礼·····	(97)
十八、傀儡皇帝·····	(104)
十九、喋喋不休的议论·····	(109)

二十、娘娘庙·····	(115)
二十一、诽谤·····	(121)
二十二、阴云的扩散·····	(129)
二十三、康有为·····	(134)
二十四、列强的宰割·····	(140)
二十五、维新·····	(145)
二十六、最后的诏书·····	(149)
二十七、圣上的怒火·····	(157)
二十八、最终的侮辱·····	(164)
二十九、绝望者的希望·····	(169)
三十、义和团·····	(173)
三十一、逃亡·····	(178)
三十二、龙座·····	(181)

一、奇怪的征兆

咸丰皇帝的亲兄弟醇亲王坐在桌旁孤独地熬夜，桌上燃着两支红蜡烛，也许在随风摇晃的烛火中可见到些预兆。打在房上的雨点也会显出某些征兆。但是，无论它们是凶兆或吉兆几乎都无关紧要，因为殿下的房子设计得很巧，任何邪恶的鬼怪——它们必须直线行走——绝不能从这些门走过。屋外，雨点滴滴嗒嗒地打在墙上，风吹着屋檐发出飒飒的响声或呜呜的呼啸，此时，醇亲王对所有这些都毫不在意。

他的确没有考虑这些事情。

他的双眼紧紧地盯在那两支燃得很亮的蜡烛上，他正等待着一种预兆。身着富丽长袍的醇亲王个子很高，身材瘦长，仪表堂堂。他正期待着对面房间的消息，因为他极宠爱的福晋正在待产——如若是男孩将成为“嗣子”，如若是女孩将会是“明珠”。当然，他希望是儿子，如同中国所有的父亲一样。在他坐守熬夜时，他仔细地研究着烛芯，以便获得一种预兆，得知他孩儿未来的命运。

中国蜡烛的灯芯属一种耐燃的材料，在蜡烛消融时也不会完全烧毁，而是在火焰中残留一截黑梗。看守者或仆人时时剪去烛芯，使火焰燃得更明亮。两支蜡烛旁都放着盛有水的小碗，烛芯的残余部分就丢在里面，以免房间里充斥着燃

过的烛芯散发出刺鼻的臭味。

醇亲王叹了口气，剪去烛芯，并把燃黑的残芯分别丢入水碗中。他注意地观看第一截黑梗在触水时所呈的形状，后来摇摇头。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截灯芯仅在浸透水后沉入了水底。

但是，从左边的那支蜡烛剪下的灯芯并没有马上下沉。他注视着，简直入了迷。在灯芯击水时，升起了一缕红烟，这是因为不小心把烛芯剪得离火焰太近了。那缕轻烟升起后便弥散在空间消失了，那截黑梗在水里开始膨胀。醇亲王怀着极大的兴趣端详着它呈现的形状，试图发现它能使人想到的某种东西。果然他已有所发现，打算等孩子出生以后就请占星术家来，那位先知者将会解说这一形状的含义。醇亲王悄声自语：

“它呈一种真菌生长的形状，就像我打猎时在树节上所见的样子。”他睁大着双眼，大为惊异，并且还有点害怕；因为在他注视着那一小段黑灯芯时，它突然炸裂开来，无数黑色的微粒在水面上散开，然后一一沉入水底。这是一种奇怪的兆头。醇亲王本想马上派人去请占星家，但是他却没有。

他默默地坐了好一会。仆从们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脚步那么轻，直至站在他身旁，他才觉察到。他抬起头来，看见仆从们关切的脸色。一个仆人端着装有茶具的托盘，另一个站在旁边准备伺候主人。他刚想叫仆人离开，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得耐心等待，于是，同意给自己上茶。

站在托盘旁的那个仆人静静地倒茶。

醇亲王的头脑里还在不停地考虑着菌状灯芯的问题：怎么会突然裂开并且那么奇怪地沉下去？

他慢慢地呷着茶，喝完后便挥手让仆从离去，待只剩下他一人时，又坐下继续沉思。

因为醇亲王属皇族血统，他的兄长曾是统治“中原王朝”的皇帝，所以他房间里高耸的圆柱上黄龙缠绕，屋里还陈设着许多昂贵美丽的珍宝。但是，此时醇亲王几乎没有留意这些东西，他的心里充满了对院子那边房间里处于阵痛之中的王妃的挂念。

他试图想象她待产的那个房间。有时，他以为自己听见了她痛苦的呻吟，发现她可爱的面容在分娩时疼痛的折磨下改变了模样。在这样的时候，他的额头和脸颊上冒出许多小汗珠，他的眼睛睁得大大地，饱含着痛苦，似乎他与他的爱妃一同在受苦。

雨水像一堵有声的、漆黑的墙隔在醇亲王和他心爱的人之间。传送消息的使者似乎不会来了，因为他必须穿过院子，雨水会淋湿他的衣袍。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慢慢过去。醇亲王知道灾难还不曾降在王妃身上，不然，那样的消息定会即时禀报给他了。

亲王烦躁不安，企图翻阅喜爱的诗篇以减轻焦虑。可是，他往日十分喜爱的诗句都未能使他高兴起来，他只是慢慢地翻着诗集。时辰过得既慢又乏味。最后，他叹息着躺在靠墙的炕上。意识到自己的每一根神经都高度紧张不安，而且两手紧握成拳，以致指甲都深陷在手掌里，所以他努力迫使自己的身体放松。为了避免紧握手指，他效仿好些既不干活，又要保持手指灵巧的出身高贵的人，在一只手里娴熟地玩着两颗核桃。渐渐地，疲乏胜过紧张，他的双眼闭了起来。他的手垂在床边，手指松开，那两颗核桃便掉到地上。

实际上他已进入梦乡。梦中他看见很小一点火焰（一个极小的火舌，或许像幼龙的舌头）正在形成。火焰蔓延开来，把周围的暗处都照亮，直到醇亲王看见一座房子的一角。他猛然意识到就是那座房子在燃烧。随着火苗越升越高，他看清了那是个有黄色屋顶的建筑。

嘈杂的人声把醇亲王从梦中惊醒。他茫然无知，一下坐了起来。他发现不少人跪在房间里，最初他还不知其意，直至听到：“大喜、大喜！殿下得了一个阿哥。”

二、预兆的解释

醇亲王急切地从炕上站下来，立即要到王妃和刚生的儿子那里去。他明白，派人来请他以前，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接生婆已做完必要的工作。他急匆匆地穿过院子，但是，到了门前，他忽然感到一阵羞怯，就连自己也感到很奇怪。这个男孩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他在门前停了下来，但最后还是进去了。在房里，他发现自己的羞怯感有增无减，因为自从上次他看见这房间以后，它已变得非常陌生——好像这是来自异国他乡的某个人的房间。每一件东西看起来似乎都不真实。甚至炕上的王妃那消瘦、扭曲的脸也是陌生的。她转过身来看他时动作那么慢，笑得那样无力。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踮着脚尖去到她的炕前（这位亲王以前从不踮着脚尖走路，甚至在宗庙里都未曾这样）。他小心地伸出手来，抚摸王妃的手。他的话听起来十分痛楚，又带有极其炫耀的口气。

“老天保佑，”他低声地说，“我们的运气确实好极了。”

“的确我们幸运极了，”她说，“我非常高兴能为王爷奉献一个男孩。”他拍拍她的手，轻轻地抚平她的眉毛。

“我们的儿子应是伟大而杰出的人物，他的一生中将会创立丰功伟业，因而他的名字会被人们广为传颂。”

“他应像他父亲那样会写诗，”她回答说，“而且他还会骑

着快马去狩猎。”

“他将是名画或细瓷品的收藏家，”醇亲王说，“他将成为父亲的骄傲，母亲的光荣。”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王妃回答说，“他必须满怀孝敬之心，决不给其父亲的家族带来耻辱和痛苦。”

于是，他们相互交谈了好久，预言儿子的伟业。王妃的眼里流露出骄傲，醇亲王的眼里除了骄傲之外还有希望。但在他的希望和骄傲之中还隐匿着对那根突然裂开的烛芯的记忆，以及对那场梦中火花的记忆，当火在熊熊燃烧时，杂乱的脚步声把他惊醒，他才得知贵子已出世。对这些征兆醇亲王深感忧虑，但因为非常疼爱王妃，所以决不让她知道这种忧虑。

醇亲王无法静静地站着，因此走来走去，而且还边走边讲话。最后，他坐了下来。他刚坐下，接生婆就抱来一个丝毯裹着的笨拙的大包卷。她用双手将它捧在醇亲王眼前。

“王爷，”她骄傲地报告说，“你的嗣子在这儿呢！”醇亲王俯首看着儿子，细细地端详他的小脸蛋。孩子两眼仍闭着，只微微地皱了皱眉头。父亲极想知道此时此刻儿子的脑子里在想什么；或许人初生下来时并不那样聪明。他把嗣子看够之后，这次探视便告结束。

现在该回到他自己的房间了，以便派人去请那位占星家，他是瞎子，以“张瞎子”这名字驰名全“中原王朝”；还要请那位先知者，人称“刘铁嘴”，因他所预言的事总能实现而得名。醇亲王极信任张、刘二人，他们不怕讲真话。

孩子出世的消息已由信使传给所有想知道的人。现在拂晓将至，亲友们很快会接踵而来表示祝贺——不过，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他们不得进入王妃的房间，也不得见到初生王子的模样。

但是，在祝贺的人到达之前还有一段时间，醇亲王急忙派人去请张瞎子和刘铁嘴，以便尽快地了解那些征兆的含义。

张、刘二人很快就来了，因为他们一直在等着召见。然而，倒是醇亲王自己现在几乎害怕问及那个征兆的含义，也害怕要他们解释金顶房屋着火的梦。但是，这是必须解释的。于是，在醇亲王讲述时，刘铁嘴听着，两眼直盯着王爷，张瞎子两眼什么也没看，只用他的双耳全神贯注地聆听恩人的讲话。

“我看见剪下的一支烛芯结成真菌状的一小块，它在碗里形成，然后破裂为许多小颗粒下沉了。”刘铁嘴从不害怕讲真话，听后立即作出解释。

“殿下，我担心那是个凶兆，”他说，“因为，大人，您瞧，那一菌状物并未完全成形。它被剪下，然后破裂开来，这位嗣子也一样，在立嗣之前将会夭折；而且没有人能说出在哪一时刻。”

醇亲王的眉头皱起了，脸颊和前额上又冒出许多汗珠。但是，他仍然听着，因为按刘铁嘴的方式，他还要细细地阐述，即便是凶兆，也能说出逢凶化吉的道理。

“那我在梦中所见的火焰又是什么兆头呢？着火的房子呢？”亲王问。

“殿下，我以为，”刘回答说，“那是指厄运、毁灭，灾祸和痛苦。”醇亲王的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额上的皱纹更深了。

“但是，”刘铁嘴急忙说，“每一个凶兆都有其好的含义。因为熊熊大火也许意味着这位嗣子将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奇

才，还有财产丰富的资源和辽阔的领地之意。”

至此，醇亲王的紧张情绪才稍有缓和。刘铁嘴说完后，现在该张瞎子述说他在天堂所了解的情况。在张看来，举足轻重的不在于征兆本身，而在于嗣子出生的年、月、日和时辰。

“嗣子是什么时辰出生的？”张瞎子问，话音出自于两眼毫无任何表情的人，听起来很奇怪。

“在辰时。”

张点点头。

“今天是虎日，”他说，“小王子既属龙又属虎，龙虎常斗，世人皆知嘛。大人，这就是说他的人生既无坦途也无舒适安乐，这意味着既有反对他的斗争也有为之而进行的战斗——而且就连他自己的内心里也将充满矛盾。”

他的预言似乎和刚才刘铁嘴所说的非常吻合。这两人对王爷说的话好像事先已取得一致意见。好一会儿都没人讲话。后来张瞎子站了起来，摸索着走到王爷面前。他第一次感到有点犹豫不决，另外还有点害怕。但是他还是用手势比划着请王爷靠过来，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道：“这位嗣子可能会成为天子，即‘中原王朝’的皇帝。这就是你那场梦的含义。”

醇亲王抬起头来，大吃一惊。

“说这样的话是大逆不道，”他气吁吁地说，“因为已经有年轻人在位，那就是我去世的兄长（已故咸丰陛下）之子。”纵然是当今天子的叔叔说到他的名字都是不合适的——那个名字是同治，摄政皇太后慈禧那未成年的儿子。

“那仍然是可能的，”张瞎子坚持说。

“不可能，”醇亲王说，“他们属同一代人。”

自远古以来，承袭王位的人应是当今皇上的下一代，这